



鷓鴣山與煎魚灣鷓鴣鼻崖對峙，水下有沙堤相連



煎魚灣象鼻岩奇洞

「三狂人成功強渡『煎雞』水道！」
「這是我們的創舉，這是我們的壯舉！」
聲嘶力竭之餘，便下視四周環境。島上以西一片叢林茂密，我們既沒有穿上衣，又沒有開路器具，所以不敢深入，就在石灘上徘徊了一回。突然我發覺剛才留在石上的浮木，已經為海水所浮起；我們知情不妙，便從速返回對岸。

下了水不久，情況更見惡化。眺望遠處的公海水域已起了小小的白頭浪，我們在這裏也覺得浪愈來愈大，使我們站也不定，身子搖搖幌幌。加上傷口的痛楚，不知怎地特別痛起來，內心更添恐慌，一切一切都好像比來的時候困難得多，複雜得多！我們手拉著手，慢慢的前進，準備與洶湧的波濤搏鬥。海水好像已漲了少許，我們的身軀有三份之二浸在水中！這次強渡純是「即興」，事前未有週詳的計劃，根本沒有把潮水的漲退時間紀錄下來。一個微微的浪拋過來，海水淺濕了胸口，一股寒意從心底裏發出來，身子不由自主的開始顫抖著。腦中立刻想起強渡官門水道慘劇——四人去，二人回，難道今天我們三人也……
經過了重重障礙，我們終於脫離險境。身

軀一寸寸的離開水面，一寸寸的迫近煎魚灣，雙腳不期然的跑往沙灘，內心好像覺得陸地上有無限的安全；及岸時，三人不約而同地躺在軟綿綿的沙上，欲賺回一絲的氣力，想起剛才的情形，不得不讚自己的勇氣，竟敢在不知道潮水漲退的情況下作強渡。想到如果到了雞山後，潮水暴漲，我們還能返回煎魚灣嗎？
拖著疲倦的身子，步回象鼻岩。抹淨了身子，更換了一些乾衣服後，我們一起收拾行裝，準備向大澳進發。離去之前，我們把用來強渡的鞋隻盡數埋在沙下，以為紀念。然後，用樹枝在沙灘上寫著：「即興三狂人，雞翼角強渡。聞之者動容，為之者淪髓！」此刻正是夕陽西下，心內只有一個念頭，但願潮水不要把這一段時光沖走，但願能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。

山雞渡強



大嶼山極西之煎魚灣

即興

雞山是香港境內極西的一個小島，與大嶼山的煎魚灣對峙，其中隔著的小海峽，闊不過只有二百公尺左右。（按：海峽為公海，雞山卻是屬於香港的。）筆者於去年十二月初冬之際，與傑、言二友作三日兩夜的遠足流動露營。途經煎魚灣，欲一訪「象鼻岩」，故取道下煎魚灣沙灘。遠望此灣與雞山對峙之勢，友人戲謂筆者，其意欲強渡此水道，登陸雞山。筆者應諾，三人立刻換了短褲，其時天氣正寒。

× × ×
「誓要去，入刀山；浩氣壯，過千關……」

「唔著這個調子，我們三個小伙子，開始一步一步的踏入水中。眼前一片清晰的景象，一望無際的天空，連接著蔚藍色的大海，成為一條很直，很長的線——水平線。這一條線之間，被雞山所間斷。遠處公海上波濤洶湧，但這邊近岸之處，却顯得風平浪靜。三人戰戰兢兢的，慢慢向前探索，海水雖然很淺，但卻是看不透的。到了離開煎魚灣大約一百公尺處，突然……
「啱！我的腳……」言一聲尖叫。
「快！用手扶著我。」我說，跟著便接著言的手。
「我的腳拔不出來呀！」言一面緊握著我的手，一面掙

扎著。
「不要亂動！」他聽了我的話後，便慢慢的停下來。我便彎下腰，伸手進水裏，替他推開腳旁的礁石，便緩緩的把他的腳從石隙中滑出來。
「沒事了嗎？」傑從後面趕了上來。
「我們還是先回岸上休息一回，待你的傷口……」我的提議還沒有說完，已被他所截斷。

「不打緊，我的腳不疼了，你們看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提起傷腳轉了一轉，「還行呢！」他口頭上堅持著要繼續前進，但臉上痛楚的表情卻絲毫未減！我和傑拿他沒辦法，祇有繼續前進。
「我們不要分離，手牽手的前進吧！」傑說。

腳雖然是穿著鞋子，但腳眼和以上的部位卻已被刀刃般鋒利的礁石所割傷。而且，海底一片滑溜溜的，行起來更見困阻。加上海水鹽份頗高，傷痕累累的一雙腿子浸在水裏，個中味道，旁人難以品嘗。

一疊一疊的海浪從遠處捲過來，我們沿著海浪起伏的最低點（海牀中最淺之處，所以浪到了這裏，便變得平緩得多）步向雞山。踏遍了無數的巨石和深溝後，跨過了這渺小而不知名的海道後，我們終於登陸了。我隨手拾起一塊枯木，置在我們登岸處的一塊石上，然後奔上石灘。

跟著傳來一聲狂笑，看見傑站在岸邊一高聳的巨石上，引聲長嘯。我和言也分別爬上石背上，各據一方，一起大聲呼叫著，吶喊著：